

金上甄庶陳陳漢等重叩朝

卷之五

全漢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延年

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昭帝初補軍司空拜諫大夫封建平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宣帝時坐霍禹免官後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鳳中拜御史大夫卒諡曰敬侯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已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已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漢書杜周附傳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大將軍遂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於獄朝廷皆恐丞相車千秋坐之延年適奏記

光爭
呂爲

杜欽

欽字子夏延年子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請爲武庫令去官後舉
賢良方正對策呂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呂病免徵詣王鳳幕
府呂壽終然不盡其素計也至獻呂中二千石甚無狀咸羊愚
舉賢良方正對策今更補吳微不敏愚然其辭又乞卧素無他意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呂求天心迹得失
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呂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
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
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呂考變
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
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呂言之日日戊

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曰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雖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曰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畱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匱萬姓之力曰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曰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羣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爲不可曰奢泰

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曰全眾庶之命曰欽愚戇言不足采

漢書

本傳又略見五行志下之下

白虎殿對策

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己就義恕曰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
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世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
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
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漢書
本傳

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曰衛候便宜發兵
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已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
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
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已誅斬之封
爲列侯臣愚已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

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

下有司議

漢書馮奉世傳

奏記王鳳理馮野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已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已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已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已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

宜去郡將已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漢書馮奉世附傳杜欽在大將軍莫府奏記於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說王鳳

禮一娶九女所已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已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已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已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已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閔適之心是已晉獻被納讒之謫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曰爲憂

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畱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曰佩玉晏鳴闕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曰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闕雎之思逮委政之降及始初

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忽不可已

漢書本傳

說王鳳重后父

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尙

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

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已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

說王鳳絕鬪賓

前鬪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已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已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隄非鬪賓所能越也其鄉募不足已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曰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曰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閒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乘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墮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曰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業者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漢書西域傳

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
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已
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
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
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
司農務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已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
不軌者即已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巳勞中國宜罷郡放
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已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
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

漢書西南夷傳

說王鳳治河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已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
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
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
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于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
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已相難極商
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已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
功

漢書溝
洫志

復說王鳳起就位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
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
之節者耳非主上所已待將軍非將軍所已報主上也昔周公雖
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
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
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照

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

於成王曰固至忠

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曰爲不坐官職疑其曰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曰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曰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曰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曰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漢書本傳

戒王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閔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漢書本傳

杜業

業欽兄緩之子成帝時嗣爵建平侯尚帝妹潁邑公主拜太常坐法免官後爲函谷關都尉坐事免就國哀帝卽位徵復爲太常左遷上黨都尉又坐事免就國薨諡曰荒侯

上書追劾翟方進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

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奸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曰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曰熏轡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尙書近臣